

正德建昌府志

地 250.123

1274

地 部三三

建昌府志卷之七

學校

嘗讀詩至青青子衿矍然失席曰學校廢其有刺也夫則興之者固宜有美美斯頌也頌必若克斯善善斯傳矣予何能哉志之有詳焉耳然公署之屬而別志之何也古之政以成教今之教以本政政也教也是故有並隆者也

建昌府儒學弘治五年分封

益國故學址入藩第知府孫偉徙學于郡治北天寧寺時

建昌府志卷七

工役繁興重改作故仍佛宮爲大成殿殿之後仍梵堂爲饌堂堂之後仍閣爲尊經閣殿東西有廡廡之前爲戟門爲櫺星門門間跨流水而橋者三閣東爲廩庫爲解舍閣西爲明倫堂東西列齋序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曰游藝禮器樂器庫附齋下西連號房凡十餘楹堂下砌爲露臺臺下角道數十武道上立儀門門外有橋多因遺構徙置如初弘治十年知府熊宗德拓橋西地創神厨宰牲房庫房開滌牲池橋南建學門繚以垣屋門之前豎泮宮坊尋徹去弘治十八年知府舒崑山同

知林廷瓛因滌牲池北隙地建號房二十楹建講堂於明倫堂後於戟門左建名宦祠右建鄉賢祠門之外闢大路路南合瀆窪窟爲泮池池南建桂香樓西建屋二十楹爲外號房正德七年知府安奎建射圃立觀德堂于饌堂之左九年秋雷震大成殿知府韓轍同知何恩以殿仍佛宮弗稱正祀因撤而新之門廡葺治丹碧煥然庀故材以治廨舍至十二年春又從士議爰度地宜改建明倫堂于射圃推官羅江迺相其成經制於是爲

備開學命事曰正德八年冬皇帝簡命臣汝

建志卷七

二

以狀呈曰府儒學大成正殿是七月夜雷電震殿中右間傾初弘治九年秋九月風雷接大成殿扁額十七年春二月迅雷擊殿殿脊獸吻中徹佛經至是災者三按志故學在府治西宋慶曆中創焉我朝洪武初重建弘治五年城封都址入官家學徙天寧寺茲徙所也今殿故佛宮夫子有靈示以威怒請遷曰不然凡天下之理弗順則氣弗和殿故也出佛氏入孔子順乎不順乎召之也是盍遷下郡有司議會韓知府職任至借僚屬官師相卜報曰郡城土隘無他址他址無若茲善汝紆曰仍舊夷而新之可也會白巡按徐公讚令出郡帑積有不給許有司區畫以興分巡王公疇曰可分守王公泰亦曰可委同知何恩督工焉購大木金石爲正殿凡故材棄之次門廡次堂齋號舍解宇率沿舊飾焉落成有司曰宜立言用揚夫子功德曰孔子大聖人也予何言哉予何言哉夫建學必廟者何也意事聖人也重階危棟者事之安也惟幕肖像事如生也籩豆簋爵琴瑟磬管所以事之器也春秋享祀禮數等級所以事之節也入宮則拜過廟則下所以事之文也是

故齊心正行慎獨保恒所以事之本也孟軻曰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其事孔子乎或曰夫子之德廣矣
備德以事之不亦難乎曰不然存乎義者以義事存乎
仁者以仁事存乎禮者以禮事人人共其敬可謂善事
也是故滅仁忘義反道背德謂之不敬不敬是猶設像
而除棟宇入宮不拜過廟而不下者乎故敬事而後道
尊道尊而後化行故曰學校者教
化之原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按舊志自宋太平興國年改建昌軍建學在郡治之西

靖康二年燬紹興四年又燬後十六年知軍事蔣循祖

迺修治之復學地與學田之侵于民者繪鄉先生李泰

伯之像于大成殿之南廡下以風後學

御之十六年命
守臣修郡學惟時知軍事蔣循祖祇先德意去舊易新
越明年二月學成自堂祖廡畢工于門端序輪奐觀者

建志卷七

三

動日以謂甲于江西先是軍學靖康二年火于人紹興
四年燬于兵自是郡守以春秋釋奠禮不可去迺墻故
址之半朔殿于中乃拾遺桁于倉乃搜廢屋于氓因陋
就簡補綴門廊歲歷七稔殿楹未丹中堂未甃簷溜未
渠上雨旁風礎陷棟傾木朽瓦弊我公之來視事之三
日恭謁發庭蹙然不寧曰有民有人不教不化則已而
欲化民成俗事其有急於此者乎命工俾圖掄材諏日
有期矣暨膺

詔旨益勵益虔故凡所以養士之具罔不如法則又取學
地之繕學田之租昏默于吏侵漁于豪者條舉而經正
之士遭艱難儒服不備幾與皂伍則又爲冠以莊其首
猶以爲未也則又繪其鄉先生李泰伯之像于大成殿
之南廡下以爲易俗之倡若然則公之成是學也豈直
爲文具應上命而已哉公又以是爲風化之首宜有識
以示方來乃俾臯會紀其事臯會遂言曰州縣學校名
存實亡有年矣夫學校之有士若何與州縣事而未嘗
不關盛衰焉中古以降士大夫借經書以拾青紫既得
之則視猶蟬蛻然間有縮銅章佩虎符以臨于民上者

例曰謹簿書急期會尚刑名先法術吾職也吾能是高
 可以為一世吏紳其下亦不失辨職而號健吏而何計
 以有學校為大豈知是特可以繩民鞭朴之下而不可
 得民心商功抄忽之間而不可厚風俗計利耳目之前
 而不可與基立太平於無疆無期今日去官明日民視
 之如路人然豈獨斯民之罪哉教化不立民無君臣父
 子之綱其勢必至於此黜儒任吏如秦如隋其強其暴
 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也世未更二鹿軼海飛至于漢
 光晉元在擾攘間急興學之為務疑若柔緩而無能為
 者然光武不階尺土系隆漢緒與高祖同符元帝疋馬
 渡江重集大命而歷過西晉是以自古天下國家之所
 以固結斯人而不可解者在此而不在彼顧力行何如
 且今

皇帝後戈息馬不忘道藝擲風沐雨罔忽庠序方設大學
 復起小雅菁莪之廢而宣重光於中國焉一方一州使
 人人如公承流宣化不匿厥旨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
 於下有道如三代之長矣若晉與漢殆未可以同年而
 語於是人知我公異時去是而羽儀天朝果可與有為
 而任天下之重若乃計工庸之寡多錄瓦木之條枚則
 有司存皆非明天子所以命郡侯立學之意故不書學
 舊無記創建歲月之廢興亦莫得
 而記云紹興十三年二月八日記

建志卷七

四

元符間知軍事管師仁建四賢堂于廟右

東巖傳奉記

雲管公以朝散即來知軍事下車之明日謁孔子廟既
 退進學之諸生於堂上接致烟欵歷視齋室什物必令
 如式而裕焉命幕中上官彝為教官推講成均之法以
 教率之每旬朔必躬臨察考其行能之進否考其善者
 有以異之而後群心知勸一日集諸生而語之曰吾聞
 盱江世多君子有若李泰伯曾子固王補之鄧聖求者
 豈其人歟諸生避席翕然應之曰然公曰是皆所謂賢
 者也性之歟學而致之歟諸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
 無非學也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未聞其非學公曰誠然則學固不在於我
 乎願諸君無忽於是即孔子廟之右翼而為堂訪求四
 人者之像繪之于壁榜其額曰四賢俾朝暮過乎其前

者視其容必有以思其人而自勉也諸生感悅豐饒然
嗟磨懇激不敢以頌更怠明年仲冬公被召登對既行
學之生徒追欽服佩若有所失使人謂東巖山人曰公
歸矣何以勤吾等一日不見之誠子其爲我記四賢堂
且著公之所以爲堂之意以勿惰於學者之思也予聞
其言而善之謂使者曰若知之乎人之生未嘗有過人
之性而有過性之學今夫可欲之善同出於自然之天
擴而充之有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受性之初未始有賢
不肖之辨而終以不充焉者學與否焉而已矣故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卿亦曰學始爲士終乎爲聖人而
爲善乃可以配堯禹是四賢者之性果與人異乎果無
以異也特從其所以成存者而論之則人之於學又可
以已乎若夫專以口耳爲工鈔掠爲能以微瞬息之利
達是皆滅天真沈人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非先王
之所以教學管公之所以期處之意而賢者之英靈亦
且愧羞憾恨與諸君勿爲之也使者曰四君子之所以
爲賢我則聞之矣而窮達出處之不齊何耶夫窮達有
命善學者不以與焉至於出入朝廷居官行已見於史

建志卷七

五

筆與文章之留於世者後之讀其書考其世論
其人當有知之者矣亦必有所論姑爲之記云

元泰定間郡守薩德彌增益學址而修治之

吳文正公
澄記畧曰

維侯歷任風憲廉能聲實著于遠邇今爲民父母有治
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敝學宮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
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時之士繼今群居共游豈曰
涉獵記誦街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真明經而心
之所得聖賢之心必真脩行聖賢之道而身之所行
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賢郡侯
勉之勵之
之義哉

至正六年同知府事劉渠建大成殿

學士虞集記畧曰
天下之物粗於外

飾之觀而中壞之不察若此者多矣審勢而知慮先事
而措安有若劉侯之於斯殿者豈非可以爲鑑者哉嗚
呼翼廟堂既尊既安來遊來瞻於赫如在必有慨然於
心目之間矣士之與凡民其受於天者固無異也而士

之所以為貴者豈不以其至尊至貴可愛可欲之有諸其身者乎天子之於民物無不養也而為士者則建立師授之室而教之豈非以其有諸身者可以及諸其人乎然而學非其道假諸外以苟歲時而不知其非已有者皆取敗之道也亦將何所用哉是故天下國家之事皆士之事也而為天下國家皆以脩身為本脩身者原夫天理之微極乎人倫之至行諸日用之實以達乎通變宜無他道也劉侯成均舊遊蓋將尊所聞而行所知焉其所以奉行明詔者有不在土木之工明矣觀其殿成之日親率其屬聘明師于家以輔其教焉其志固有在矣然則吾黨之士尚知朝廷之所以望學校者乎

國朝景泰七年知府江浩修葺如時制

待叩何又謂語畧曰予謂聖人之道

昭如日星人所共由方其設教洙泗從游三千能由聖人之道者七十二子自時厥後而能由之者子思孟子也漢唐諸儒若伏生董生賈誼韓嬰毛萇鄭康成孔穎達韓昌黎陸贄隋之王通其於聖人之道亦庶幾能由

建志卷七

六

也宋之諸儒若周茂叔程明道伊川張橫渠子朱子呂祖謙皆由乎聖人之道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奄旬萬方若內若外建置學校于以昭宣人文于以養育賢才惟欲人人由於斯道也建昌為天下名郡人才之出揚歷中外奮曜聲光時有其人皆知由聖人之道也仁人義士忠臣孝子方將若火燃泉達由乎聖道接跡而出茲固今日作新學校之盛意也故為之記

成化間知府謝士元大新學宮召工遠方稽制國學新

禮樂器購經書子史百家之籍興學教士一時為江右

首稱

修撰羅倫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為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

成之入之義也先王之教也古之學者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長幼焉學之為視聽語默焉學之為進退辯受取予焉學之為生死福禍焉所以學為人也以則聖人以配天地以順四時以叙百物以興禮

樂以崇道藝而措諸天下國家官諸後世所以學為人
也其學焉者義也家以教之塾黨以教之庠術以教之
序國以教之學不帥教者鄉左移之右右移之左不變
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有左道
以亂民者殺其教焉者義也三年大比考其德行察其
道藝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用焉者義也士主斯世也不
義焉往及道之衰異端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出于
佛則出于老老者曰吾利人生也佛者曰吾利人死也
天下之民間其言而樂之樂乎彼不樂乎此矣其能由
學乎凡學者問其業幼者曰能誦讀已長者曰能科舉
已學成而各立者曰能詞章已考其德行察其道義以
書未有也學異乎古也父兄之願如之師傳之誨如之
朋友之胥漸如之不易其初教異乎古也三年大比考
其文而第焉賓于鄉升于成均揚于王廷乃命以位大
夫之貴公卿之尊可坐而待也父母曰顯矣妻子曰肥
矣僚友婚姻曰榮矣考其功能紀于彝常以匹休前聞
人蓋未有也用異乎古也士生斯世也非豪傑之士不

建志卷七

七

利焉往由周而上帥天下以義而民從之由漢而下帥
天下以利而民從之其治效可考已教道之關國家也

如此我朝

列聖建學立師則古昔先王知是道也建昌郡有學舊矣
弗稱謝公士元來守郡乃爲之以風士心視舊壯焉巡
按夏公時正見而是之命師立其道命弟子從其教命
太守終其事命倫紀其成大學士商鑒記建昌府廟學
在府治西宋慶曆間建紹興貞熒後從而新之元至正
間復新之迨今百餘年雖屢經葺飾然亦因循舊規而
己知府事謝君士元下車抵謁先聖退而嘆曰是邦號
稱文獻而廟學敝陋弗稱曷以副
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乎成化己丑春遂以修建之舉請於
朝命許可乃鳩工掄材卜日就事顧舊禮殿卑前壇淺
狹兩廡與戟門歌傾樞星門造失其制一切撤去即舊
址斥其後一尋以爲殿前墀深廣足以行禮殿高四尋
有四尺廣贏高三尋深縮廣六尺大兩廡廡十有三間
作戟門門三十楹樞星門以石爲之其制悉歸於正舊
明倫堂逼殿後僅六尋而左右四齋其二蔽於殿之飛

簷不通明又號房逼其後房燃甚地高於齋三尺或時
雨暴至潦從齋出退堂之舊址近後以據其高爽培齋
之舊址與舊堂址平併號房地以廣齋於是堂去殿凡
深八尋前墀方正四齋相向皆軒豁明達無所蔽堂之
前爲直道又前爲橫道附殿後以達廊廡廡之北各啓
門以通往來齋南各連構一區如齋之制左以藏禮器
右以藏樂器堂之後爲平臺又後爲講堂凡五間中後
架爲夾室以藏制書左右爲二室以藏經史前堂之左
爲庖右爲廩兩廡後隙地構屋各六十四楹爲諸生肄
業之所廩南爲射圃中構亭曰觀德及教官廨舍洩陋
弗足以居焉皆闢而新之自殿堂門廡以及齋房庖廩
隨其大小皆需堅材用圖永久自先聖及兩廡諸賢凡
爲新像百二十有四其間籩豆罍竽鐘磬琴瑟之屬咸
具落成之日衆口稱嘆謂學廟一新文化亦新自今來
游之士脩德講學之功一息少懈即爲上負
聖明下負賢侯於心獨無振乎謝君聞而喜曰此吾意也
因述修建始末介翰林修撰張昇來徵予記將刻石示
勸予惟廟之設所以崇祀先聖啓迪來學使人觀感興

建志卷七

八

起於對越之間優游厭飫於藏脩之際誦詩書而譚禮
樂博民彝而厚風化其於治道豈小補哉有司之務宜
莫急於此謝君由進士高第即官優選出守大郡慈祥
豈第有古循良風範於此舉可爲知所先後矣郡之人
士益益勉夫因書以爲記

建昌江右
名郡也北屋絃誦與鄒魯同風士以經術文章致大名
者代不乏人宋之南豐曾文定公元之雪樓程文憲公
其尤顯者今一郡四邑之士出而業於庠序處而隱於
閭巷山林儲山川清淑之氣顯顯昂昂皆可與進道者
遭逢

重熙累洽之運久於其道天下化成又得重士勸學之賢
守祗奉興學之

詔政教之施一遵孔子之道蓋欲斯世斯民皆爲唐虞三
代之民何其幸也噫孔子所以教人之道格致誠正脩
齊治平而已其要在於脩身學者誠能盡格致誠正之
功持之以敬以脩其身則於齊之治之平之效惟舉此
而措之耳士講學明道出爲世用當以是道忠君愛民
近則儷美於曾程二鄉先正遠則追配於臯夔稷契伊

傳周召之良臣以求無愧孔子之道上以副朝廷用賢之意下以遂賢守勸學之心豈不踴躍是為記

提學副使夏寅記子寮友憲僉陳君夢祥嘗言守盱江

謝侯士元者政尚博本興學作士大脩宣聖廟及學宮

諸齋舍程工選材抗精極思日自省視者至再至三意

不可輒弛而更置不以斯須苟容也又飭祭器行射

禮皆前乎未有侯以義起之其勞績蓋如此予竊念蒙

恩督學所願望於列郡侯之贊補而士元所為乃能爾然

而未及觀也越二歲辛卯予至自盱江課試諸生禮用

三之日謁文廟因行視侯所初建則欄然丹碧之輝其

規模端直闕雅聖賢像之冠服皆應古制籩豆壘竿琴

瑟笙磬之屬皆斬焉易新大成殿直南戟門為墀廣深

足以周旋乎禮樂之敷又底皆石甃平正堅密兩止輒

燥自左廡入殿後升明倫堂臨觀四齊侯指齋之南東

西相向二室為儲禮樂器所堂後有平臺又後講堂堂

後夾室藏

制書左右二室藏經史凡四方書悉致之堂左右又有別

室則東庖西廩也觀已下堂復行兩廡後觀諸生舍各

建志卷七

九

六十四楹又自廩南至射圃坐觀德亭諸生各執事演

古鄉射禮射已作樂飲禱聚然成周彌文之具亭中懸

一圖先是侯據朱子門人楊復所著而節擬其制俾諸

生暇時習射者也已而出將登輿侯指樞星門舊制非

宜將易之而衆工已錯然巖石架棟矣又明年壬辰春

正月予行復至盱侯以成功歲月請記勸諸碑至夏四

月盱學兩生趙瑞程厚來南昌繼以請乃始以所見述

侯之績於乎士學而後入官以行其學學之道云何脩

已治人兩端而已國大於家天下大於國然推吾脩諸

已者為之一理耳非各自有術也先儒廣其說曰處官

事如家事然是言也何為而發哉正以士私其家以國

天下為官而用其心異也士元愛盱民如子盱民之戴

士元如父母士元可謂不負所學矣脩學其餘事也然

有司蓋常脩學而士元獨見嘉於君子又何哉先儒處

官如家之說士元真無愧矣

編修張元頌禮樂器記文

廟之祭今

制一損益前代先聖尊以王爵其禮樂視周上公後王

爵古上公也其配享從祀諸賢自顏子下儀章悉以封

爵而差特用春秋二仲月上丁牲少牢樂登歌幣素茲
 皆大節之循故者禮之器故登一銅三今第一登二銅
 故籩十豆十今籩豆第八故簠簋各二今亦二故五齊
 三酒二水尊二十有四勺者八不勺者十六今第勺者
 一酒三尊故七體組二腥熟組復六今第二組故槃毛
 血二籩豆間今先瘞以降神不樂故南二組三站站三
 爵今三爵第前三羹徑實站不用故配享各祝文一今
 統之尊第祝文一樂之器鐘磬數堵故十有六十二正
 聲四清聲純用今堵亦十六而第用黃鍾大簇應鍾仲
 呂南呂林鍾黃鍾清六聲琴故十一三五七九絃各二
 今第六絃七絃者六或六俱七絃者故絲竹下六音俱
 依鐘磬用十六聲純今亦鐘磬聲依第用六故樂無舞
 今舞以羽籥六佾焉故分獻樂各殊章今亦統之尊弗
 制配享故羊一豕一其各帛一登銅簠簋殺
 先聖各一組殺而二籩豆殺而四今數俱與故一第籩豆
 各殺而六十哲從祀故東西各羊豕一幣登銅無籩豆
 東西同十哲各銅一從祀無銅十哲籩豆殺而四從祀

建志卷七

十

殺而二十哲簠簋與從祀俱殺而一茲皆器數未節之
 有損益者大者無損益凡以同崇極於百王小者有損
 益備以貴多儀孰與簡以致精誠寔維
 先聖從先進嘉仲由之初意猗其盛哉建昌太守謝侯士
 元既大脩廟學成維是禮樂器利敝不足將事特請之
 朝更造之召工遠方稽制國學銅者百五十五禮器百三
 十九俱爵樂器十六俱鐘竹木者五百有二禮器籩豆
 各百四十四簠簋各三十八簠九組百二十九樂器琴
 六瑟二簫一笙六管四笛四篪一祝一斝一翟三十六
 箛如之陶者三十皆禮器登五銅二十尊五石者土者
 革者二十皆樂器磬十六墳一應鼓一搏拊二凡為禮
 樂器八百有五大小畢具規範如程時祀攸陳殿廡間
 儀章聲采輝煌洋溢人心懽悅
 聖哲嚴臨賢郡守仰承
 朝廷崇極盛意於以贊成右文興化之治大作為自與顓
 顓末務者殊與記以傳之元禎備員太史氏職當然也
 何叔正觀德亭記射之為禮肇自上古備于成周而廢
 于列國兵爭之際自漢以降莫有講其禮者我

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復古先哲王之制乃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即諸生以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簡去郡學稍遠師生習射者病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謝侯仲仁由戶部主事出守茲邦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蘇盜遁奸華民用宜之蒞政之明年侯眎射圃隘且遠乃度地于郡學之西偏以為師生習射之所綽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而偏之曰觀德以予為郡人也俾為之記予惟射者君子之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賓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附弛張之度矢有指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之備如此故禮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既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轉於武夫迨我聖祖祗遙先王令猷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將使為士者復觀古昔儀文之盛今謝侯又能擴射圃新射亭俾郡

建志卷七

十一

之師生有所從事蓋特納士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于朝未得與郡之諸君子較藝茲園它日幸得歸榮姑山盱水之間聞郡大夫暨群彥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勸好禮不變旌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筋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講堂記畧曰竊惟今之長民號稱良者固不越乎簿書期會之間而鮮究心於學校間有及之者又或終始異志抑且不知所以為教侯自下車以來一以興學作人為己任語學者進德必循其序脩辭必根于理深得古人立教之意於是在泮諸生莫不更相勸飾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民間子弟之俊秀者咸願執經受學而以此故特為論著庶後之君子知侯於學校盡心如此

南城縣儒學按舊志先附軍學宋南渡燬紹興壬戌縣令趙旦擇舊太平寺右隙地數百武別立學基作新門

庶齋舍僅二百楹郡人蔡延世繼新廟宇暨講業堂又

入腴田百畝以資餼

郡守陸特雍記畧曰

予聞孟子曰

以為禹蓋聖賢庸愚初無二本同是此心本無差別推而上之為堯舜為禹亦惟此心無一毫之加等而下之為塗人為跖亦惟此心無一毫之損始由一念之差末流乃爾相遠可不慎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爾故士不可以不養之也有素其成之也必周由是士平居學校間必虛一而靜以養其心高明博大以養其識至大至剛以養其氣深沉重厚以養其志朋友漸磨以養其學履仁蹈義以養其躬端方莊敬以養其正忠信肅欽以養其誠深造自得自巳光明照用無盡發為文章著為事業皆自其胸中流出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如指其掌為堯為舜為禹何遠之有予記茲學先明聖主崇儒之意以激其心後明士之所養以堅其操則遊詠於斯者可不勉旃延世字永叔嘗倅當塗守鄉郡及濠梁所至有聲逮其得請奉祠徜徉閭里哀貧困而樂施予捐私財以廣賢舍又出已田百畝使諸生廩有繼可不謂之賢哉故予樂為之記云

建志卷七

十一

景定間知軍事趙公整飭大成殿尊道堂門廡齋舍立

三賢祠

題時碑記

江石文風盛矣有盛如建昌郡者乎

靈精采獻狀魁奇清淑之氣不盪為異物而鍾於人其為縣得名已在郡未置改先縣故有學負城西南隅中罹兵燬而遷之有崇其基面勢敞爽縹廬不待麾遠在墻外吾道尊已賢宇遭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久弗葺斯文闇焉弗章銅墨踵相躡大率賦弦歌為迂闊逢掖蟬聯將有請攢眉顰頤終日言政不及化是之謂不知務我國家浚培苞澤億萬斯年籌量昔今德業久大鮮不繇學出穆陵表章經術藻黻皇猷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景定三年詔諸路州軍增教授員縣立學職清枋專匪直月費歲糜而已今燕川吳君以醇儒為矜佩渠鑊踰

考矣梭批剔蠹思日孜孜靡厲以頌士百其勇於是與攝令簿正趙君惟滄學是圖適縣務鬚結驛騷莫知瘞力凶佐費于郡郡守寺簿荆山趙公循廉有聲所至重士遂割撥楮粟若干下之學復書縣學扁揭之欄檄簿正董飾之自大成殿尊道堂入直舍梁華壞礎華沈徹蓋櫛密三門兩廡四齋靡腐不除靡敢不舒靡汗黠不堅塗工未訖功新令尹任君且至舍奠于學顧嘆久之勉出乃力不以憚愆避祈績厥成繕廢以往又敷治軒楹下剗剗奧蔓夷砌以石冠裳具列無敢不恭先是學有先賢祠若稽志謀慶曆三年學始奉詔立直講賢良李先生為之師以經學古文淑弟子員鼓篲戶外不下數百履庠聲序音聚為曹肘文風彰施此定萌芽故祠像在尊道堂之東偏俯以鄉賢攝郡蔡公示無忘崇飾學校之德何物纖眇侮慢自賢而廢之頌詩讀書不知其人可乎況有如工部侍郎文莊曾公亦嘗肄業其間斐文聲翹天下咸謂地靈使然其學術名節史不絕書三賢不祠茂以勸來者群請命于學官大夫皆曰諾烏季入其國而教可知化民成俗之驗振古以然春秋時

建志卷七

十三

小白以霸兵樓諸侯魯禧公能脩泮宮色笑伊教詩人頌之子產志移鄭風桃達之習喜與鄉校議政財出忠善損怨等語而聖人稱其仁今承流宣化者皆知所先後矣豈在昔賢下哉身於學心於教優游經奧涵緼遠器適追前烈迪惟南城光縣博士亦與有榮焉吳君來請記益勤辭不可揖車將登乃屬其進諸生而告之曰

方

朝廷急真儒致太平士籍新矣

大德間總管段立夫修葺加飾復新三賢祠

程輝夫記

章郡之大縣也縣大則其學當亦大而獨否者以縣附郡不能兩大故非惟不能大抑且陋焉者以學廩之不大而來者之相循故也大德青龍之歲教諭黎君過予盤辟而進若有所請問之則曰先是學官與滌狼藉不可顧瞻大德五年恭可寔來職思其居而力不支郡判官段君立夫命郡校歸石粟七十五佑其志於是拱補剗礮覆墁築甃之工咸興鄉役之四年郡長華峯公督建學門功未畢而公授代至是就畢之郡博士又佐以

米石十有五廼繚周垣日勿廢瓦立三賢祠苟完矣庶幾
可以遊目舉足巧公一言碑之予曰修學者非扶木比
瓦塗墜而丹艸之謂也而居庠序者率以此爲功陽
享其名陰享其實衆又從而誇之曰是善於其職嘻可
笑哉然不猶愈於坐享而坐視者果若君言君亦難矣
乎抑今之所謂脩者在人目古之所謂脩者在人心俱
毋以碑爲也黎君曰不然僕政以學者不聞斯言是憂
願金石刻之予曰未也前之所謂非吾學之所謂大也
天地圃其中而况於一棟宇之間乎苟能知之則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十室
之邑豈無其人顧好學善
教如何耳君其毋謂邾小

國朝洪武甲寅知縣張稅新廟學丁巳知縣呂昇立射圃

於講堂右凡未備者增葺如制舊學始自宋紹興甲戌

則蔡延世爲之也歷三百餘年矣延世備文武之才綏靖鄉郡再遷郡守國史書之前乎延世若而人吾不得

建志卷七

十四

而知也後乎延世若而人得士高繼其美經營圖而不爲聊且粗畧之計每爲經久長慮之謀故雖脩舉廢墜而功則倍於作矣豐功偉績前後輝映實有關於氣運豈偶然哉士高廉以律已勤以蒞政惠以愛人敏以立事故下車初民事既治究心學校不動聲色而煥然一新若天造而神設者繼自今人材彬彬輩出能光前振

後爲

國朝建太平之基者皆由士高啓之也僕目睹盛事謹記

歲月庸示方來

正統五年知府楊誼創樂育堂於明倫堂後景泰壬申

巡撫都御史韓公雍至命知府江浩出羨餘闢明倫堂

左隙地開膳堂立號房二十餘楹景泰壬申冬十一月都

察院僉都御史韓公雍奉勅巡撫江右憲節駐紮臨其學視茲廢墜慨然興歎即

諭郡縣脩而廣之再思費繁工鉅尤恐貽病于民經營圖畫乃以有司羨餘之物給諸郡邑署事之官鳩工賃材以資其費仍購傍學隙地用廣厥基歲癸酉知府事新安江浩率學之儒紳太平林恂會稽孫讓進賢陳禾等悉心同力治而益之自禮殿以及門廡由讓堂以及齋房擴其舊址作之脩之凡所宜有者罔不具備新丹聖於巧壘飾金碧於棟宇歌者以正巧者以堅內外一新與然完矣加壯古盱蹊山之域增輝南城文物之邦而邑之人士亦得有所瞻仰而依歸矣學諭林恂輩遣諸生房大本走洪都徵文為記且備道都憲公作與舉廢之善吁廟學之新固為可嘉而都憲之功尤不可忘諸生從事於斯者又宜何如其盡心焉尚冀朝孜孜勉明格致誠正之學以戒夫遊惰之非胥告胥訓講脩齊治平之道以求夫聖賢之歸切磋琢磨深造自得俾他日施于有政致君澤民之事業皆由此而基若是則不惟無負

聖明作養之深恩仰亦無忝都憲公脩舉之美意也是為記

建志卷七

十五

天順甲申知府謝士元復新殿門飾聖賢像

副使上官尹記畧曰

竊惟吾夫子之道與天地造化上下同流三綱五常之理在天下古今人心不泯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矧自我朝

列聖渙頒 誥靡不崇重廟學迨今天子光緝祖烈治隆三代故臣下欽崇惟謹若余李二

公作新廟學固所以克體聖朝崇學育賢之心亦可謂圖厥報稱而無負於厥職者

矣從知覺宮一新 聖像炳煥人益知尊崇而罔敢慢師生進脩有所益自磨淬於三綱五常之理以求無愧於諸公欽崇育賢之心則豈惟學宮外飾之可觀殆內行聿脩文質彬彬有如丹山之鳳威可以儀簫韶而鳴方今太平之盛矣宜乎師生景仰無替必欲以諸公作興之心勒石以垂不朽豈徒虛詞而已哉

成化乙未教諭李昱捐俸資為倡移明倫堂立兩齋扁

曰高明曰博厚

提學副使黃寅記畧曰昔成湯懋建厥德銘其盤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

以沐身身新矣德不可因而新乎此湯所以自銘也夫子勸也繼此而新其業新其德石以琢磨為礎木以斷斲為梁方圓取於規矩平直定於準繩吾考其終始察其精粗稽其成敗興替而求其進退難易緩急奮然作新而革其故所未善以從善含咀乎文章道德膏沐乎詩書禮樂使人不于學改觀而于士子改觀焉此吾誘掖之心教諭李昱脩建之意也昱福之安溪人其教諸生以恩以義先在羅源亦嘗新學致登第有人此又諸生所以譽其師者以見其心乎學校人才云

丙午歲知縣余濬作櫺星門

尚書張昇記畧曰天下宣聖廟學必外樹櫺星門上

應靈星美哉名也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靈星謂天田星也角二星謂之天闕其間天門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將蓋天之三門今廟學三門而曰靈星始出於此以廟門而配天之門尊聖道也是則門非壯

建志卷七

十六

觀曷稱名哉

弘治十六年知縣毛騃即明倫堂右隙地建起鳳樓樓右阜上建仰高祠更兩齋名曰博文曰約禮

盱江書院在郡治北隅宋儒李覲教授之所有明倫堂有洙泗堂列誠意正心致知格物四齋元燬學田湮沒國朝正德壬申提學副使李慶陽按治毀東嶽廟改建書院在城西南隅仍故構而增飾之名前堂曰正經後堂曰上達傍列學舍各十楹正經堂之左曰志伊堂右曰學顏堂上達堂之右曰文會堂正經堂之前有亭有臺

中甬道門之綽襖額曰盱江書院城凡毀淫祠有籍田業併歸書院以養俊士之試優等者乙亥歲知府韓轍

同知何恩增建學舍二十楹諸生隸學督視惟勤提學

僉事田汝籽繼治臨視之深用賞勸作記銘四盱江書院空同

李子既成十年春二月予東巡至于建昌關士畢乃蒞

茲院郡縣暨守禦官屬從之至省諸堂舍門宇闕如敝

如曰是可虛哉是可虛哉宜聚徒學焉日給學田升粟

知府韓轍曰側有小塘而詩令疏可供魚菜誠若是舉

薪水可不慮也有以處之始選郡縣學生徒集之遂定

書院學規與百務約錄堂齋扁舊有正經上達志伊學

顏名目刻銘四首用勸諸生同知何恩通判張縉咸曰

懋哉懋哉謂國涇入邪者殃反常者刑仁義禮樂是曰正經君

子獲天人胡可奪所立卓爾其行罔踰日月斯

建志卷七 十七

萬尋上以豁辟如登高是曰上達達志後人收師心之苟矣行復何為窮必善道達必濟時保

此毋荒是曰志伊伊儒者惟識大關四物從事一日禮還敬之敬之是曰學類

三谷書院在麻源尚書張昇建

圭峯書院在磁龜侍即羅玘建

斗湖書院在北隅興文坊員外郎夏良勝建

學海齋元進士吳毅讀書所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為學也楊雄氏曰百川學海而志于學夫海之為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于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君子為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于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于道其理一耳尚志志於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間吾知其至於道也必矣故為銘以諭之銘曰學道之功

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學之
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猗聖道之大猶鉅海然乃欲至
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盈譬彼丘陵曷喬
嶽能成維時君子既艾而勤不底于大道不寧厥身有
容斯齋作銘以勒之
凡我學徒盍鑒于茲

得齋

開列黃震記畧曰

盱江江仁甫嘗求陽山吳君名

齋銘又幾年矣今既老尚求余為記亦足見好學之不
厭矣然余何人而敢僭且仁甫本宗象山之學領袖臨
汝書堂餘二十年又日講晦庵之學朱陸之學皆世所
宗而其說不同或相排軋仁甫能兼取而參酌之此其
所得又豈晚末敢輕贊一辭辭不獲命姑誦所聞蓋聞
有得於天者有得諸己者已之所得正以全其天之所
賦豈有外於天者哉仁義禮智之性人莫不有得於天
而人之賢不肖乃人人殊正以能得諸己者寡耳故孟
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曰深造又曰以
道則其於義理之間果宜何如其用力而後可以言深
其造既深猶以為欲其自得而不敢必以為得意者工
深力到久乃自得而自以為得者則理未必然而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乎孟子又曰求則得之求之云者誦詩
讀書隆師尚友精思力踐孜孜汲汲皆求之謂求則將
有時而自得矣安有不
求而可以言得者乎

吳氏書樓

在東平源頭陸象山記南城吳君子直子常

歛散補助之制又築書樓聚書為子孫講習之所其設
意深遠流俗未易測或者乃謂吳氏捐貲以為社倉凶
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於人甚大後世當有與者子孫
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所以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
意信出此是市道也是市道不可以交於鄉黨自好之
士其可以與天下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為是舉非徒一
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又不可不知吝則嗇
出貪則漁利愈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
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
指若夫富貴貧賤則吾不能自知乃欲為後人謀而責

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則愚矣嘉定戊辰夏六月望
日記吳氏東平好社倉樓前更有讀書堂欲
知當代傳家意看取濂溪志學章吳興錫詩森森喬木
舊雲林義葉仁根雨露深十世清芬見遺躅高山仰止
寄遐心

社學十四

禮字社學

樂字社學

射字社學

御字社學

書字社學

數字社學

格字社學

致字社學

誠字社學

正字社學

脩字社學

齊字社學

治字社學

平字社學

建志卷七

十九

南豐縣儒學按舊志宋慶曆間令周燮構縣之西南為
學創殿廡門堂解舍繪聖賢像以興學為已任增古鄉

黨學校少長為位以萃居教用六德行禮節用五禮六
樂斜用八刑論用其鄉之老蓋本之導民成化故其士
之入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為非此古之所為治
而傳子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有存者亦戾
於古其居無少長教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斜非八刑
論非其鄉之老不本之導民成化而主於辭故其士之
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度而為亦無所不至此後之所
以不為古也雖然古之意不可改也古之制不必盡用
也今有能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為其所宜而非辭
之謂則其俗庶幾矣如是而設學也非誠通於本末歟
宋初定天下惟汴有學天聖以來雖睢上至他府若州
亦往往興學矣縣於民最屬與古鄉黨均然莫知為學
獨南豐周侯至則考縣之西南構為學門闥邃深殿室
森嚴

孔子七十子像圖以序其中循兩旁而進樓士之舍繇甲而第之至於祭齋次之間焉堂南嚮講問之席於是乎設庖湍并存之東便門之西北器施於占禮於今用無不備脩度之初侯親教語士民靡靡然爭出財幣惟恐人先既作侯引其佐來觀來程工不以勞役母以遲已成使少長為列以入處侯曰為言孝悌順慈吾且論進不然吾罰不私人退於私廬於里進於公庭皆相鑄切以承侯言意所謂通於本末者此庶幾歟縣之士劉德純合同志而謀曰吾侯所設脩如此盍相與圖記使永末與是宮俱傳然必假之以其言為來世信行者吾縣初無隸儒者繇曾氏建隆祥符間諫議以文行為海內望其世寢聞往請於諫議之子其可遂來予愧之遜不得也乃申古之意告之使學者知有歸也學之立其佐蓋有助云周侯字仲鈞名燮佐名斌姓俞氏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記

元至元十九年縣陞為州時學燬于寇宣差武抄兒重

建志卷七

三十

修文廟及兩廡

南豐古文獻邦有學宮既燼于寇司社者理焚蘇瘼日不暇給僅復講

堂至元十九年陞縣為州余叨分藩始至謁先聖四顧榛莽為無然曰嗟夫吾夫子萬世之宗師儒宮教化之本原廢而不脩何以淑人心熾習俗聖天子方右文興學承流者迂是可乎迺以營繕謀諸同僚莫不歸之屬學感於是倡以已俸協以群力其所取材其所運石某日興工崇舊基構新殿役雖勞而匠者樂為費雖夥而賢者樂助匪舒匪棘不期年而成棟宇崢嶸丹堊絢麗翼以脩廡繚以高垣廟像巍巍煌煌罔不尊敬朔望則率文武僚屬奠謁禮畢升堂博士諸生以次講經紬史衣冠森列觴豆從容觀者如堵采之古禮升於學生不征於鄉凡學之士悉以蠲其科役俾之專意肄業涇養成材由是人知所勸詩書禮樂之教興孝弟忠信之風行于宣之責庶幾無負州人胥喜曰予之功予曰不然前贊後佐有同寅在不獨予也抑儒道在宇宙間關係最大其隆替與世運也幾年荒蕪一旦輪奐郁郁乎文風之寢昌殆不偶意者天實為之人力云乎哉因

以其槩刻諸石庶來者有稽焉贊其事者郡博士彭履道將仕郎前縣尹權州事王郁文進義校尉判官禿魯不花承事郎同知州韓琬也是為記

延祐丙辰八月禮殿傾知州王著更新之飾袞冕像新

櫺星門永村劉憲記南豐為江右文獻郡有學舊矣燬

遠風霜未大偪也柱石猶完固而米腹猶章明也吾意更百年將亦支柱乃延祐丙辰歲仲秋夜半禮殿壓焉霆轟山崩聲動遠邇咸喜異哉詰朝聚觀則殿西虹梁遽折為二棟撓瓦解狼藉委地眾駭視博詢迺知昔之構糊也責成欲速弗暇擇材故今之傾壞也閱歲未深已致蠹朽又咸曰嘻宜哉無足異矣當是時南昌辛公方蒞講席帑竭廩虛欲議脩額役鉅費侈趣辦無所則蹙然憂之會東魯王侯甫領郡政化新風聲聳崇文禮士愧芹德色一日語公曰毋徒憂共圖所以紓是憂公乃稽簿書蒐遺餘自曾貢元梯已莊者故學田也比歲

建志卷七

世

指為貢士莊者謬誤也租不入學而有司封貯者兩易歲矣公謂昔之家居待次也嘗聞而嘆之誓以隸職之日必復侵疆今其時耶即白侯侯喜遂繇州及儒司勘驗是實以聞于省遂由省以下于州匪直捐租乃鄣謹皆復侯益喜命發廩易楮焉楮以錠計者踰百儒之助者又什二由是市良材運巨甃匠資於官丁取於佃侯日詣學忘寒暑指授規畫督勵工程辛公則蚤莫從侯謁視服勞已而腐者堅缺者全翳黯者光鮮層構飛簷度越乎前且復飾袞冕像新櫺星門華煥雄峙中外交映州人謂前未觀部使者亦謂他州罕及也公語余曰幸哉吾志遂吾憂釋矣其惟葺殿宇復田租太守功也今成太守賜也吾不忘也郡士友彌不忘也惟是學未有記即雖不忘者久或忘之合記諸余曰諾因是思郡國不可以無賢牧守也而賢牧守不可以不知學余聞侯常從鄉先生野齋李公游其誨也勤其語也敏其言論風旨自習聞而默識者故於吾學校盡瘁而於南豐先生遺祠復善飾焉侯之知學可見也已吁僖公之脩泮歌於詩文翁之興學著于史揆今準昔可書也

已故書曰延祐四年八月奉議大夫南豐州知州王著重脩學殿成學正辛泰來相之是為記若夫協謀集事則達魯花赤奉直公伯顏察兒同知州事務孫公好直判官從事周公吉俱有功於是役者也宜并記之

至元四年知州事烏樞重修廟學先賢祠新櫺星門

古者立學校以明人倫故其歸也道德隆而風俗一今學校之設猶古也故游乎庠序者舉知敬老而慈幼親親而尊尊夫惟聖人之道不墜而後民有所恃以立於天地間使三綱四維一日斷絕則下陵上替手奪攘攘人之類滅矣故州邑有賢守令必以教化為先務而刑名訟訴錢穀出入次之其與舉廢墜則必以學校為先務而公私解舍莞庫亭驛文之誠知所輕重緩急也南豐州學由朔始迄今蓋脩者屢矣而歷年滋多日就傾圯知州事烏樞始至謁學宮退與其屬謀曰行風俗之美有不基於學校者乎朝廷以教養責有司以勉勵風俗憲刑於詔旨者班班不絕所以宣上德意

建志卷七

廿一

非州郡長史之責其誰哉計學廩之入不足以共繕完州為文獻故邦以曾文定公名天下流風未遠豈無義士出於其間其倡之無不宜從者眾咸是其議而贊其決於是州民譚伯顏季仁仲曾景福畢力以共其役侯復謂判官鄧梓曰余總其槩君進士也盍董其成君曰諾自殿堂廡門以及泮亭書樓先賢祠宇敗者完缺者正梁棟椽擁朽腐撓折者咸易堅壯蓋瓦級甍踈漏殘缺者補之使完密丹漆朽漫濇剥落者飾之使鮮明相舊櫺星門不如制復改為廣端門故道使坦夷端直經始以六月望日休工以十二月吉日也於是文學陳晉南暨州人士相與謀曰昔魯侯脩泮宮其臣子侈而為頌至今讀者如見當日今邦有賢侯令行禁止百廢具興其新學宮所以衛翼聖道嘉惠士子者至矣而蔑有紀述其何以宣示後來乃礪石請余為之記余辭不獲為紀其本末而繫之以詩曰惟昔魯侯克修泮宮臣子作頌流聲颯颯於惟南豐如古侯國邦有賢侯為良師帥仁行如春威行如秋鋤強植懦靡剛不柔官無苛征民有餘力乃相學宮乃興力役翼翼寢廟煌煌禮門朽

蠹者去浸漭者鮮天子右文養士有詔我侯承之彈力學校侯有賢佐同德一心誰董其役曰我是任我侯戾止載經載紀工徒如雲斧彼錫彼孰是渠渠聖人之居孰是坦坦道義之衢聖人之居侯實營之聖人之教侯則刑之嗟我士子曷報侯德忠君孝親惟侯是則聖人之教如日麗天明明天子壽考萬年侯多受祉施于孫子

至正甲申知州事史文彬重建櫺星門整飾殿廡聖賢像範金為爵為簞簞樽壘若干器

上官論聖曰予聞聖訓曰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凡為治者非徒以刑罰為尚蓋必以禮樂為先夫禮樂之急舍學校之外將何以哉侯之為政知大體其大者如此則其小者皆舉此而措之故其息詞訟均賦役農桑有成常平得法特餘事耳其賢如此得人可知昔文翁之治蜀也首以興學為事至今以為羨談然則我侯之政其亦無愧於古人自今以往游歌庠序者必將得之於心而見諸行事俾一州之民相與感慕愛親敬兄忠君弟長各知秉彝不失恒性庶幾無負我侯作興之意而侯之德當垂於不朽矣

建志卷七

廿三

因志歲月于此使來者有稽焉是為記

國朝洪武甲寅知縣馬尚賓建川上亭于櫺星門外

壬戌知縣袁亨建神厨宰牲庫房于戟門左

永樂元年知縣潘同建射圃

景泰庚午知縣陳勉重建文昌閣買闢學門外地以大

規制南豐有學宋慶曆初縣宰周公燮所創也其間或廢于火或燬于兵迄今非一日矣為縣官

而脩舉者固有人焉視其弊腐而視之漠如者亦不少也矧南豐為建昌名邑文定曾公父子兄弟皆產于斯

人物之盛非他邑比學校之政其可廢哉景泰庚午嚴陵陳勉氏奉

命出宰斯邑視篆之初即請學謁廟視其朽弊亟欲新之同寅協恭士庶咸悅遂經營圖畫以為脩治之舉未幾

木石甃瓦之資黝堊丹漆之具次第畢集始集禮殿繼治講堂文昌之閣會饌之所則鼎而建之東西齋廡內飾繚以垣墻甃以磚石期月之內煥然一新又病夫學門之外逼塞民居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淑復買其地以達盱川而接登高之秀學之規制於斯大備辛未仲冬予叨持憲節按臨茲邑邑之士庶學之儒紳咸謂邑宰能知所務而倦倦以興舉學校為念初未之信適憲副李公立致事于鄉胥會之頃其所稱者無間儒紳士庶之言矧又能備道其居官行事之善公為人廉重剛正不輕許與始益信前所言者之不誣也未幾學之司訓郭政羅宜偕諸生嚴整等僉以記文為請且謂頻年之積弊宿腐而獲新於期歲之間誠不可無記以示將來愚宦遊四方竊見釋氏之教盛行於時每營大土木其富貴之家施捨弗吝亦有讀吾儒書為顯官者亦信其教而助之恐後其於崇祀先師孔子之宮教育賢材之所傾頹廢弛置諸不問而畧不加意可勝嘆哉今觀南豐邑宰陳勉氏能體

建志卷七

廿四

朝廷養賢圖治之心切切以學校之政為重涖官甫一期而百廢備舉其人豈不深可嘉尚也夫吁使世之為郡邑官者皆能以陳宰之心為心政事其有不理學校其有不興者予未之信也茲因所請乃不辭書此以為郡邑居官者勸是為記

天順壬申廟學火按察僉事陳騏同知蕭允恭知縣楊

林楊參後先繕治規制如初知府謝士元題曰是學成之者非一然夙夜明明

以勤于公則一也否則墮于成矣學則制度宏壯加于舊可以絃可以誦可以藏脩可以游息可以學而致其道道人倫之道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學不務此非學也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而下秦尚刑名道斯壞矣漢尚黃老道斯雜矣唐尚詞章道斯蝕矣宋興濂洛關閩諸君子出未及行矣道明人倫以追三代之盛者今日教也道明則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一以貫之耳盍勉之

哉於戲興學太守事也或先而為或後而成皆相太守所不及善事也太守為誰長樂謝士元也士元不沒人善故書之

正德壬申學師生申白提學副使李夢陽併便民豐儲二倉基以廣學宮樹門于上焉

南豐書院 在縣治東元至正初知州史文彬率屬民姚日新建中為孔聖殿左為曾文定公祠後列

講堂齋舍元末燬

南豐學舍 曾子固肄業之所 曾子固 曾子初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

知好也十六七時聞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雖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潛河之渠踰五湖并封禹會稽之山出于

建志卷七

廿五

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隴至南海上此子之所以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軀虺之聚與夫兩陽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子之所單游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箒細細之間此子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子之所以講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子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猶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瑀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子之所以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余之力無以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甲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齧飯芑藟之羨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

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傑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至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

華林書堂

在玉漿源宋瞿元肅構元肅由曾祖以下四世同居子孫百五十餘口父母均慈子孫盡

孝兄弟友愛婦女勤事父沒兄弟六人廬墓盡哀父老張政上其事祥符九年旌表門閭復其徭役召元肅入見賜御書六十二軸親王公卿賦詩以紀其美
禮義冠鄉閭門多長者車歲收十頃稻家貯一樓書待客開新醞留僧煮嫩蔬三公老且病無暇訪幽居
旌闕書亭煥水鄉四時煙景似滄浪玉漿寒色陣莎砌金障秋陰覆草堂田里從來應遜畔兒孫遊
戲亦成行吾君孝理風天下誰拾謳歌綴樂章

社學六

建志卷七

某

禮字社學

樂字社學

射字社學

御字社學

書字社學

數字社學

新城縣儒學按舊志紹興八年始析爲縣十三年縣令

李維芑始作廟於邑之巽隅建學于廟之旁

城故黎灘

鎮紹興八年始更爲縣錫今額爲縣四年而清江李侯以通直即來爲令侯名家子有異材其治以愛民爲本能知其利病不使輿皂輩得以擾民以故科徭募省財賦充足人以莫居縣繁劇戶至七八萬訟訴常滿門戶時多故錢穀之問盜賊之訊持文書待報者每數十爲曹侯爲區處悉有條理頃刻即辦日未中昃庭空無人邑人相與歌舞之僉曰吾令賢矣君聞之笑曰未也會朝廷建大學更世補法增郡國學官德意明甚始與僚佐謀作夫子廟于邑之巽隅又建學于廟之旁以居生徒凡爲屋百餘間而楹楠瓌壯礎甃堅好皆可持久他

縣所不及蓋經始於紹興十三年之春而以是年夏落成
成丐余爲記余嘗聞之所謂士者志於道而已矣士而
不知道不足以爲士是亦何所用之成周之法論其成
名則曰賢曰能而已至於教人則必至於聖蓋人之才
不同其成亦自有差等然以聖人之道迪之雖不能盡
其要其所聞固已甚高此置法之良意也士方群處於
閒燕耳目之所更心思之所及無妙道之行至於絃誦
書數之末而性命之理亦寓其間不以其細而不爲蓋
一得其末而百慮從之若軍旅之事疑非所學者而方
隅有警王命出征則平時比閭族黨之師皆可以爲帥
將不暇他求而足此何謂也蓋道無所不在故才無所
不達其藏往足以究前古之變其取新足以應當世之
務異時槐棘之選皆自此而顧於酬酢豈不裕然有餘
哉禮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所
謂行之者即王公之所論非謂使之行事也以士之職
而廟朝之論乃以聞之則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夫以
眇然之身而可以成位於覆載之中則其待之重也因
宜若夫爵服之榮餼給之厚在於取士不得不然先王

建志卷七

世七

豈專以此待之哉士於此時漸磨薰習而出其自然故
於功名富貴泊然無欲得之心一旦見於有爲所謂事
業者直以胷中所得舉而措之不待強勉而能周之士
所以貴者正在於此此則學校之成也迨及衰世之人
游鄉校者猶能議執政之善否而漢所謂學者以黃圖
考之猶寄獄於其間雖去聖悠遠猶有前古之遺烈雖
然以周官之制論之自王畿以及諸侯之國建學凡幾
所其設官凡幾職其分職凡幾事比之他官最爲繁多
而所謂度數者又一切近於煩文非有近功速效可以
驚耀人之觀聽而先王汲汲於此不敢後者是必有說
世之人方以褻淺之智度之其不能知此乃其固然如
晏子之賢尚指儒術以爲迂闊又况其餘乎其間有奮
然自爲者亦不過於文具務爲觀美而已寔不知治本
之意嗚呼是可歎也昔僖公能治其國魯人尊之請於
周爲作頌四篇而泮水之詩特與加詳其言服淮夷則
又累章言之鄭昭公之時衰弊劇矣意其補苴緝治必
有先急者而詩入顧以學校廢爲刺由二詩參論之淮
夷至爲難服而泮宮之成乃可使之獻琛而輸賚使鄭

人而知此濟以圃澤之材豈不能息兵革乎禍亂此又
聖人刪取之旨不可不知也然魯侯之在泮宮也無小
無大從之于萬而鄭之士在城闕者猶能與朋友以信
義相期青青子衿少者之照也又况於成人乎由此知
之先王之澤久為未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常在也因人
心而起治功曾不効力而辦然則何懼而不為哉雖然
此諸侯之事也宣王承小雅盡廢之後擇用人材內脩
政事時則有文武之吉甫孝友之張仲申伯治其民南
仲方叔制其兵是數人者與仲山甫皆同德致功若孔
顏之相與求其助我者而莫得然則人材之盛從可知
矣然意其人材亦自學校而出不獨米芑之詩言士之
衆多而丞民之篇論周室中興必以任賢使能稱之則
知賓興之法初未嘗廢無疑也由宣王之事考周官之
法酌方來之宜論治如此亦庶幾有本矣今之議者乃
云以文詞取士失自漢始必盡革之乃可以復古此又
不然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蓋唯言足以知人謂言不
足以知人蓋不知言者也古者鄉大夫既登賢能之書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取其卓然者告之今以

建志卷七

廿六

學校養士而以文詞進其傑然者何以異於射顧雖百
世不可易也凡此皆學校之所宜知者故余併及之李
侯明敏喜學數貢于有司居成均者累年今其為令不
秘其所得期與人共之其承流宣化謹於施設大際如
此異時騰踏責途樞發底蘊將與英俊並游然則今日
之事乃衆所說樂誠不可以無傳也紹興十三年七月

初五日記

元至正三年縣令苗益率宋進士胡夢魁之後及邑教

王三鑑偕第三錫與進士朱倬之門人修葺之

建昌路

之新城縣去郡百二十里本南城東境宋紹興戊午始
分爲縣故名之曰新城與關越接壤其山磅礴而清澗
其水通暢而淵沉故其人物之生多美質良才方未為
縣故直講李公觀泰伯故直講王公補之無咎故尚書
左丞鄧公潤甫溫伯故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次儒已
生於其鄉有盛名于天下一方之重已隱然可見矣置

縣之四年始建學祠孔子於廟乾道壬辰更作之淳祐
 丙午張公淵微孟博起自其邑登進士第一人以直節
 著終宋之世鄉貢士累百數南宮首薦者三人登進士
 第者六十餘人邑在萬山之間為文學之熱於東南在
 甲乙之目矣宋晚進士胡夢魁既登第始作學之禮殿
 內附世祖皇帝進南士備風憲夢魁與焉其子脩已正
 已成已常來繼葺之使不廢也學仍乾道之舊宮墻門
 廡不備師弟子升講堂道經從祀諸賢像前升殿階執
 事者弗安也由是改壁東以出入焉然學計歲入米錢
 二百石僅給祭祀餼粟是以歷二百年未遑改造延祐
 科舉興游居於是以文學顯者已多見之邑處士朱先
 生民表以為學宮官府也無所敢與之即其里居脩鄉
 先生祠奉祀呂南公於中堂設周子邵子兩程子張子
 朱子張宣公呂成公許文正公之位歲時帥其子弟學
 者舍菜而講其學焉自是材學輩出亦多騰仕元統癸
 酉朱彬登進士第乙亥朱禮舉鄉貢明年科舉暫輟為
 學官至正壬午朱倬賜進士出身禮民表之子彬倬其
 族從子也皆有作興鄉校之意未及有所為而大都苗

建志卷七

元

蓋來宰是邑盡心力於民事月俸之外無所取於民間
 邑政稍理乃治學校出私財脩大成門五間以先之前
 後為中統鈔者千二百貫胡氏子孫大脩禮殿前邑教
 王三蓋脩講堂其第三錫脩兩廡及諸生之舍丁天錫
 兄弟作南門三間彭德謙作官廳於門東廣三丈有八
 尺深四丈六尺有奇於是邑大夫來謁朔望春秋脩祭
 祀事及師弟子始有齋肅更盛服之所以序出而執事
 焉名之曰至肅之堂為書閣於講堂之左其崇二丈有
 八尺縱三丈有九尺橫三丈則倬之門人所安作以表
 倬者也因三年之政推及於父遠則新城之士可以為
 鄒魯豈非昔之鄉先
 生所望於後來者哉

國朝洪武元年知縣沙良佐重建大成殿及兩廡櫺星門
 殿後建明倫堂左右立兩齋曰立忠曰進德闢射圃于
 學外建至肅堂于門內立燕居于杏壇之後十七年知

縣洪深建神厨宰牲庫房子至肅堂左置倉立忠齋後
 二十七年教諭羅秀實重修大成殿永樂十五年教諭
 曾亨縣丞黎久秀重加修飾宣德甲寅知縣陳員韜教
 諭上官祐復購民居以廣學正統丙辰邑人鈕子迪闢
 學門之左創藏書閣建四賢祠于學門右景泰四年同
 知周禮知縣萬立朝復新之成化丙戌同知蕭允恭知
 縣傳京建尊經閣以儲經籍

知府謝
三元記

皇明以馬上得天下而守之以文者百年于茲故自京畿
 以達于嶺海莫不有學新城設學固其所也學舊制殿
 廡門堂庖庫皆備惟饌堂與藏書室歲久老風雨且墜
 且壓為縣者計費鉅萬尚未及為之成化二年秋同知

建志卷七

三十

蕭克讓按臨是邑晝日謁廟畢顧瞻徘徊慨然欲作新
 之時知縣傳京教諭呂繼和輩咸贊其可乃度膳堂故
 地於講堂之東偏封土拓基圖高爽相與嶽而新之是
 年冬十月朔肇工明年春正月望告成凡為屋三間上
 為閣以儲經籍下為堂會饌閣高二尺廣二十尺深
 與廣稱堂有續蔭楹深廣於閣高如之周遭梵甍且聳
 且固不惟經籍得免風雨蟲鼠之所毀傷而且暮食息
 於斯得以約其出入而敬其業者實在於此焉是賴繼
 和慮是功浪沒無聞遂欲勒之堅瓠以垂不朽率庠生
 何炎不遠百里而微子言嗟夫土木之功談何容易然
 為之有道而民亦忘其勞矣傳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則以為厲已也克讓此舉其亦信而後勞者比年來同
 知之職槩以簡籍戎伍於事不敢可否克讓獨於所職
 之外悉究心焉於學校而究心斯為賢矣夫學校者教
 化之所自出也學校之興廢實守令之責予守也恐負
 責嘗欲為之而未為克讓貳於守也獨能先得予心之
 所欲為者為之其賢愈可徵矣賢而不言後人何述故
 予書之畀繼和歸刻焉若夫為師者知所以教為弟子

者知所以學則在
繼和何炎輩勉之

弘治甲寅知縣段敏修廟堂兩廡齋舍及戟門櫺星門

尚書何繼和記新城爲縣肇自宋紹興八年割南城之東境置縣治于黎川鎮後四年乃置學于縣之巽隅由

宋歷元以及

皇

明學宮敝而載新者屢矣弘治壬子冬十月金壇段侯

敏以進士出宰茲邑祗謂先聖周覽廟堂兩廡齋舍暨門棟宇欹傾粉繪摧剝慨然欲新之顧歲方艱民未暇有作越二年歲豐人樂政舉化流乃謀於縣丞黎君瑄及里居之賢者曰縣令民之師帥兼治教之責焉今學宮頽圯若是殆無以養士而淑民蓋思所以新之乎丞曰是誠不可後也方圖興事邑之富而好禮者胥告語曰吾侯此舉將以納吾民於禮義之域吾曹衣食幸有餘盍助侯成之乎於是耆民朱時寧甯甯前通衢俾行者無滌汚之患義官涂汝謙建靈星門砌泮池鄧廷璋陶甕戟門登兩廡前陰陽訓術涂汝學建鄉賢祠他若

建志卷七

三

講堂靈臺從祀群賢之像庖廩之房藏書之庫師儒之解諸生肄業之齋則侯與丞節縮冗費規畫羨財以成之工善材良並手偕作始於弘治甲寅冬孟迄工於丙辰秋七月望既成像設孔嚴規制宏麗他邑學宮未能或之先也侯卜日用少牢于文廟告成事焉教諭葉君鳳靈訓導陳君良心范君旭相謂曰昔魯侯作泮宮詩人頌焉文翁興學于蜀漢史美之今段侯修理學宮而僚佐協贊邑之耆彦亦不應以相其成是不可無紀乃具其事屬蒙城丞涂達請予書之予素知段侯廉惠明果凡有興作民不勞而事集而達又予甥也不能辭乃詳書其事而系以詩曰黎川之澳學宮渠渠孰作新之惟邑大夫於惟大夫蒞茲百里永惟治本敷學爲始廼咨廼詢廼計徒庸爰新學宮以牖民秉自堂徂門自殿徂廡脩廣質文罔淳于度長衢如砥高門有伉泮水汪汪蘋藻其芳侯曰髦士其聽予言脩學匪艱懋學惟艱士曰勗哉是訓是履敢有怠荒貽侯之耻日峯蒼蒼黎川湯湯侯之德音百世孔光

曰執御

曰通書

曰象數

廣昌縣儒學按舊志宋紹興八年始析為縣故學在縣治西十七年縣令承敷遷于縣南後令曹進之遷今所

通書 建昌軍在大江之西最窮處而廣昌介於甌閩之境又極遠其地本南豐之半析以為縣于今年厥初既有學庠陋湫隘僅在縣嶽之左絃誦弗聞教化弗競日以頹敗部使者鈞公過而閱之曹公聞而是之將更諸爽塏念莫堪付其事先是曹堃辟吳興承侯敷為令侯至之日則卜其地于縣之南而遷之蓋紹興十有七年之九月也予時自奉常禮官謫貳郡事會行縣至其所則鳩工考實既有其緒縣之耆老與良子弟嘉侯之為咸願嚮學趨以自助蓋後不待勸財不及民而輪奐崇崇一變往昔矣侯導予畧其基址予心樂焉乃揖承侯而告之曰嗟夫子真知為政之急先務乎夫學所以為政政所以施學其揆一也初無差殊者吾夫

建志卷七

三十三

子抱聖王之道不遇一世卒老于行其言無非以仁義禮樂教化為本俾學者潛心於精微要妙之地及施之於有政則必曰使民無訟又曰用我者其惟東周又曰三年有成言至於此而盡矣夫學之為儒者事大矣雖窮高遠而測深厚有幽微難造廣博難名而論其為政之效不過期於政成無訟而已不如是之迂且遠也今夫十室之邑必有文行忠信廉恥節槩之士而謂吾一鄉之秀獨未有與於此者是嚮之為政者其可謂不知急先務耶今將唱而父兄率而子弟脩截息游一寓於是仁義禮樂教化日存諸心而精微要妙之學造次不違則所謂文行忠信廉恥節槩之士將角立輩見求自表表於世其自尤無良不率教者會當格其非心耻自棄於吾道而孰知之治効之不難致有如此者乎若是則子之政甚優為之以後之學子振起於世一洗頹俗非侯其自哉固予因探其志而樂為邑之人道此也是後也會凡工繕之費為錢一百二十萬有奇二公捐贖金三十萬以助焉落成於明年正月殿堂廊廡齋舍庖漏莫不順序於是承侯率諸生以仲春上丁釋奠于

新學既事邑人相與嘆息後侯之惠於斯人也來請記侯儒生也仁而能勇視一邑之治若不足為將有大於此者予於侯為里人故不溢美而但書其實焉

公周必大記

行江析臨川而為軍廣昌又析南豐而為

邑其地極江西界接于閩疆秀民為多初立學在縣獄之右紹興十七年令承敷徙真縣南郡丞劉嶸為之記後五十餘年當嘉泰二年四月奉議即曹進之來為宰謁先聖殿上漏旁穿兩廡歌側且非其地邑士胡巖老請改築于縣治之東止戈亭舊基諸生相依僉謀為於是進士揭瑛之子儼子儀三人輸財効力主其事而黃作舟作礪首捐錢四十萬為之助士胥和之完工癸亥之夏甲子春新學成培甲為高以避水潦雙溪夾流匯為大江面對群峯宛如圖畫高明堅壯他邑鮮儷進之予門生也求記勤甚予聞有學校之教有學校之文昔夫子折衷六藝自虞至周凡學校之教之文散於詩書禮樂中故論語不復問答准告門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教在其中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在其中矣本朝開設學校後帝王之盛雖頽

建志卷七

三十四

儒名卿布于中外而士之月書季考惟在舉業故時文無慮三變始因唐舊專用詞賦或曰雖篆無益也於是經義行焉專門一律又以為病而大學中庸之說出時論愈高行之愈難為師儒者既用此為去取士亦以此應之殆非國家孜孜求賢之本意也上方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士當是訓是行一變而至於道以副教育則所謂文將不勝其用矣於科舉乎何有進之衡州耒陽人淳熙癸丑登科既視事金芝產解中嘉禾生于野為政亦可知矣四月五日宋丞相益公周必大記

泰定庚寅江閩寇起燬廟學丙申令葛崇節重創大成

殿已未令趙希誦繼建門廡齋堂

源縣學錄翔立逮改

築故丞相益國周公記之詳矣紹定庚寅江閩寇相挺焚燬無餘越五年今左帑葛侯崇節領是邑顧告朔祀丁微安靈揭虔所始建大成殿又三年今趙侯希誦繼之於是齋堂門廡以次畢就士友以艾嘗試吏于此屬

爲之記追惟昔者庶乎金石刻德及見益公先生大手筆其言曰有學校之教有學校之文今之月書季考惟在學業深以爲非國家致求賢之本意也嗟夫真淳浸泯詐僞日滋三代舉選之法蓋未易行由漢以迄于今大率以明經進士爲取士之方學校課試往往不能外是然其間得賢儒師陶治磨礱使致力於本原之地殆猶廢幾夫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孝悌忠信仁義道德存於心發見於言語文字間蓋有卓然不可掩者存詎可隨其流不返其源徒取其末而盡遺其本也哉抑聞之前輩今朝廷州縣莫不有學而縣學關繫尤爲重何者今於民最親躬行以率之政化以範防之無非教也豈特區區課試而已士之熟於耳聞目見日漸月化彬彬爲賢君子之歸益公所謂文特不勝其用於科舉乎何有豈虛言哉因書以遺邑之士友黨可附于舊石之末趙侯將滿去後來者尚或有致於斯焉趙侯三山人也明敏詳練其爲是邑也適當凋瘵之餘石廢具舉於教化尤切加意可謂知所先務矣嘉熙庚子季秋之望也

建志卷七

三五

國朝洪武元年知縣侯端即故基建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九年知縣張琥創明倫堂列崇文尚德二齋十六年知縣李文建神厨宰牲庫房於齋西立射圃永樂四年主簿劉拯鳩材修之六年教諭單信增築學門景泰元年知縣江浩度官地于大覺寺西改作射圃建亭重修殿堂門廡庖厨庫舍而而建學立師三代之盛其法大備禮樂教化之興國家久安長治未有不原於此也江君以廉潔持其身以仁惠于其民而倦倦於學校之脩其以先務而爲急也吾黨之士游息其間佩仁服義潛心道德宗族稱其孝友里閭重其謙讓出而仕也持身清白處事勤誠芳聲偉烈著于遐邇則於出身之地煥然而有光矣若其蔑棄禮法貪黷暴橫居家而獲欲

於宗黨出仕而結怨於斯民則有玷於聖人之門牆而亦非縣大夫江君暨二三先生之盛意也於是乎記

景泰六年知縣詹靖典史李堅建文會堂于明倫堂後成化三年同知蕭允恭知縣葉茂高等重脩廟學規制

益宏

授興城等鄉為縣以其道通廣海郡屬建昌故以

名是時李忠定綱安撫江右為之畫壤置署而廟學近縣獄蓋播越甫定經營猶未得全美也久之徙縣治東止戈亭舊址雙溪合匯群峯環峙面勢維勝始足為育士之所周文忠必大書其成其後士類輩出若寶謨學士何坦樞密副使陳宗禮其尤表著元末燬于兵皇朝初更創至景泰間稍墮復新者江令浩坦之裔吏部尚書文淵記焉距今未甚久而郡之蕭肅守允恭清戎政臨其縣以時康俗阜力可充拓廼謀諸涖郡者謝守士元可其事惟時典縣者葉尹茂高李貳尹奉師泮者邵教諭忠洎訓導段補王煥相與輸公帑彙眾財以為

建志卷七

三十六

之於廟自殿而廡而戟門於學自堂而齋而號房他如附于廟所宜有者宰犧牲藏器幣以及文昌神祀鄉十賢莫不有室附于學所宜有者庠經籍供廩祿以及泮池射圃之類亦莫不有所既踰前規亦甲旁邑始事于成化丁亥夏落成于戊子春尚書之子秋官即中喬新具顛末請于文夫天之降才在處有足名道就德而光

聖

時崇儒育士爰超邇代而廣昌職司所以脩飾廟學為

著義域僕之地者復足以稱焉在乎士自翦焉士如曷諸則受中秉彝大本真源天所有者固有也吾反深造而已其他取哉古之士不逢時若孔孟且鞮環侯國歷聘僭邦終於老朽今吾有

君

漸仁義懸明器以勵我而惟恐不夙成也奚自怠哉至於築巖釣磻之夫簞瓢溫袍之徒不庠校於珮不日饒

月瘦而尚登翼于邦速肖于聖則吾處師學也奚可不如魯論所謂百工居肆以成事而若鄭詩所刺桃達城闕以廢學哉賦之自天教之由

主

居之得地而士堪之以已庶乎其高大悠久在士而不

徒在茲構也何敢立記

皇帝嗣統改元之三年夏四月同知建昌府麻城蕭允恭

行部至廣昌縣爰詣學宮謁先聖先師顧宋楠推朽圖繪黜昧慨然太息謂廣昌名邑

者俊多此焉出而廟學不脩殆非我國家崇聖道育俊才之意吾為郡佐與有責焉敢不以脩

飾為已任乃告太守三山謝公仲仁用圖改作議既克

合侯首捐俸金四百八十銖為倡於是縣令莆陽葉君

茂高縣丞晉陽李君拳暨學之師生縣之義民祗若侯

意或輸之財或助之役奔走承序以後乃蓋乃儼良匠

市美材斷石為礎埏埴為甄煉蜃為灰葢日奏功始事

于大成殿黼座朱几朝貌孔嚴旁及兩廡拓而大之自

外為三門上應禰星又作鄉賢祠以祀鄉之先正至于

齋舍庖廩之屬敢及者正之侈剝者脩之丹雘漫漶者

飾之侯乃迨來蒞縣躬自督勸衆趨之不煩執朴經始

於是夏六月越明年戊子春三月始考成焉殿廡靚深

門闥宏麗多士聚觀以為他邑所未有也侯帥令佐師

建志卷七

三志

儒舍萊于新宮告成事焉教諭桐廬邵君忠訓導英山
段君備湖南王君煥暨學諸生乃謂侯嘉惠此邦幸新
廟學不可無辭以敷休聞相與伐石置廡下而囑喬新
書之喬新竊惟昔魯僖公作類宮史克誦焉吳仲庶新
潭學王臨川歌之今蕭侯脩學養士之勤殆無異於魯
公潭守之所建立而聲歌不作非缺典與迺具書其成
績于碑而系之以詩以繼類宮潭學之聲以昭示于來
世侯以儒發身佐郡有威惠其善政可紀者甚多以非
廟學所係故不書其詩曰盱江之曲奕奕新宮孰經孰
營蕭侯之功嗚呼蕭侯民之父母蘇枯觀強惠澤孔厚
華輻彭彭戾于我邦念茲庠陋顧瞻惶惶迺究迺盤
式工役迺迺迺諷爰茲墜塗有伉維門有彙維殿丹楹
藻稅罔讐彝憲我材孔良我役維時閱歲迺成匪亟匪
遲新宮告成祀事孔明毛袷孔臨黍稷惟馨侯升講堂
衿珮濟濟或誦或絃亦文亦史侯曰勗哉敬明迺德厥
德匪脩我心有感諸生拜手侯訓惟休勉哉祗服敢遺
侯羞麗牲有碑方趺圓首侯之嘉聞百世不朽

弘治元年教諭宋暄率義民饒秉元等改建明倫堂

六藝以啓其蔽諸史百氏以博其知琴瑟箏磬以養其
心進退登降之節以數其恭遜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
從事然其本使人知人倫之道而已人之所以參天地
爲三才者以有彝倫也今天下學校之講堂皆以明倫
各有旨哉廣昌縣學之明倫堂洪武九年知縣張琥所
建時兵亂甫夷民貧財匱規制庫隘過者陋之迨今百
年餘雖屢修葺僅易其腐折飾以黝堊而已成化乙巳
四明宋君暄典教于茲力圖改作間語邑之大姓未有
應者冠帶義民饒秉元富而尚義請獨任其役乃捐白
金四百兩市美材陶堅甃募良匠作堂三間翼以夾室
堂之崇三十尺其廣三十有五尺其深視廣而殺其一
焉工未就緒而秉元卒其子卓環暨其孫裕植相語曰
祖考之志不可不成也又出白金百兩益市材瓦務底
于成宋君又與諸生撤舊堂建于新堂之後以爲燕休
講誦之所後堂之左爲會饗之堂右爲藏書之庫經始

建志卷七

三十八

於弘治元年五月二十有一日以是年冬十一月二十
有四日落成完壯觀深甲於他邑至弘治四年予致仕
南歸宋君暨分教嚴郡余君文慕淮陽李君汶邑庠生
胡恒等詣予曰願有記也予辭謝未果爲縣大夫何侯
贊亦數爲之請予聞孟子有言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

皇明祇適隆古以彝倫爲教凡來遊于茲者可不知所務
乎升而講業必悚然曰吾

君所以教我者至矣退而會饗必慨然曰吾

君所以養我者厚矣臨溪而遊見水之淵然而悟逝者如
斯之旨登高而望見山之巍然而興如有所立卓爾之
思則藏脩息游之間所得已多矣反求諸已於所謂人
倫者必迪其所當然在家教孝弟之行在邦秉忠貞之
節斯足爲學校重矣其或學有所偏心有所蔽彝倫之
道不能察且繇之甚者罷訟相傾汗穢無耻瞻斯堂謂
河而我所行如此豈不爲學校玷哉予舊學于茲與諸
生有同門之誼焉爲學校玷者固非所志矣爲學校重
者願與諸生同勉焉此亦賢令長名師儒所願也嗚呼

念哉秉元前廉州太守秉鑑之第卓裕皆國子
生環郡庠生裨以納粟冠帶皆克世其家者也

弘治十年縣丞魏仕魁與致仕知縣黃璉州同知王傑

等胥謀於橋星門之南堰築石隄溪流不害

同治立記 廣昌縣學

之後有溪發源于金嶂之麓至縣治之北隅地名焦坑
分爲二溪環流縈紆學之左右匯而爲一合流入于盱
水旁有二石橋跨溪以通往來狀如角帶二橋左曰化
龍右曰昇雲堪輿家以爲二溪若人之角帶二橋者恍
若帶勒也而在聖人宮牆之外明瑩秀敞於地理爲尤
宜然隄勢稍卑而洲渚稍高每春流澆濊濁流溢泛
入泮池而汗渟合雜浸淫正道不可置足行者至揭跣
而過堯夫牧豎見而哂之曰聖人之門宜有達道蕩蕩
平平使行者衣履整肅進退適宜以爲人所瞻仰也今
乃若是何異於山徑之蹊而肆之門哉乃相率言于大
尹周侯請脩之侯以歲艱民病辭焉適嘉善貳尹魏君
仕魁賀縣大尹黃君廷重合州別駕王君貢德致政來

建志卷七

三五

歸謁學官於是教諭李君恕訓導潘君倫尹君鳴邦具
以其事語之魏君瞿然曰吾與二三子幸蒙

聖明之恩育德於此今視達道污穢不脩異日出仕於時
典大郡治劇邑亦將坐視政荒民散而不理歟請出圖
之從吾言可以不煩官不勞民而不日告成也衆皆以
爲然遂各出白金若干兩并勸諭巨室有子弟在學者
其雖無子弟在學者亦欣然以爲盛事相率輸銀米出
徒役以助之募石工斬山骨陶堅甃而甃之始事於弘
治丁巳之仲夏朔五日至弘治己未之孟冬望八日而
訖工焉於是衆相語曰吾輩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動
容中禮進退適宜而免於堯夫牧豎所哂矣是皆二三
師長前輩之力也昔者石隄未作汗渟載道欲覲聖人
之門橋且不可况望升其堂而入其室乎今藉諸公之
力脫泥濘之途而進於高明之域則所謂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亦庶幾其萬一可見矣請爲之記以示後來者
俾勿壞子曰聖門達道蕪蕪久矣一旦諸君子倡而脩
之而學者欣然有志於向道是誠曠世之美事也乃書
以記之諸君子息焉游焉登石隄臨清溪望鵲鵲翩翩

而來集思承南臺之既觀鳶魚飛躍于兩間而悟斯道
察乎天地之間則石隄之作其所關係亦大哉且宋咸
熙間故有異人之識今以其數則過矣舊誌以為造物
者之有待也豈斯文之興喪一係於天今學政日脩入
才日盛異時吾黨之士必將有明大道擢大魁任大柄
者出焉以大振起斯文而彰山川之靈著吾學校之盛
姑記之以俟天之所定
且將以為他日之驗云

弘治十二年僉事黃珙俯從諸生何杓等議毀東嶽觀
以廣學基正德四年鄉進士曾椿等禮諭揭文昭妻樂

氏建青雲樓于上張栢屋記吾町潮流而上可三百里

任至顯達要職者後先踵接難以縷計識者以為山
水奇秀似出於羅帷然故多鉅族富室人物清楚衣冠
齊肅性性自幼習學而學校盛出人才也學有文會堂
堂後屹高樓題曰青雲乃新創也初其地為東嶽觀弘

建志卷七

四

治庚申分巡僉憲永興黃君珙巡至學用諸生言撤東
嶽觀宇而虛其地地殊虛曠識者以為宜建崇樓第工
役浩穰錢穀無所於出有司莫之顧也久之舉人曾若
椿謀于生員揭琛乃言于揭孺人樂氏以樂雅能仗義
輕財必助此營建也特易易耳琛一言孺人慨許遂出
白金捌百兩委姪生員揭瑾繼子揭輿總其經營乃鳩
工市材伐石陶瓦始于正德己巳冬十月七日成于明
年庚午五月二十五日高三丈六尺脩廣十二丈六尺
為間者五為架者七重簷網戶丹雘磚石罔不周具精
緻宏敞高潔絳色煥發直與山光水影相為掩映學校
為之改觀鄉曲為之增壯俾肄業于是者益篤其工夫
游息于是者益勵其志氣是則一樓成而衆美具其有
功於學校哉昔魯侯作泮宮詩人頌之不一而足學校
之重舊矣噫增重學校乃有司責也有司不能備而翻
出於楮叙之仗義則孺人豈不為楮叙之賢哉矧世好
興作助成非玄虛之宮則淳屠之室今乃能助成學校
之壯觀其賢豈不高於人數等哉蓋幼出名家長配於
宦室綽有禮度良人為鄉之傑出雖往矣猶有光焉不

愧于司馬之孫婦不愧于望族之孤嫠其得賢名也宜哉茲因庠生黃選何實同等請書乃為筆之以詔後世蓋孺人撫之宜黃樂崇敬女廣昌兵部侍郎揭公孟哲之孫婦義官揭文昭之配云

東園書院 吏部尚書何文淵讀書所也 **副建韓陽詩曾**

梅容瘦月上
窻前竹影疎

清溪書院 按察使賴巽藏書之所 **周璇詩** 陰陰佳樹隱

燈輝映夜窻虛經綸學就伴諸葛涵養功成等仲舒
聖代至今隆至治明良協贊詠唐虞

黛碧亭 在縣之東隅宋時揭叔申叔元構亭讀書兄弟

元之孫稽重建學士 **劉球詩** 共說肝江景無如黛碧亭

水縈平野綠山入半空青雨暝損歸谷天寒鷺泊汀故
家兄弟好同
應少微星

建志卷七

望

社學六

禮字社學

樂字社學

射字社學

御字社學

書字社學

數字社學

建昌府志卷之七